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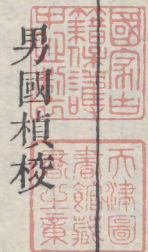


09132

古墨齋金石跋

卷六

琴士趙紹祖輯



唐華陽三洞韋景昭法師碑 陸長源撰 竇泉正

書并篆額 貞元三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顏魯公李元靖碑謂景昭爲元靖之門人此碑乃
云師事包士榮蓋景昭曾爲元靖所使與魯公書
札往來後又爲元靖求碑于魯公故公誤以爲元
靖之門人耳碑陸長源撰竇泉書泉嘗作述書賦
七千餘言收羅美備闡幽發微可謂極書家之意
趣者故宜其書之老健如是

金石跋

卷六

一

唐李元諒懋功昭德頌 張濛撰 韓秀弼八分書

李夔篆額 貞元五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李元諒懋功昭德頌張濛所撰濛自言約行軍
司馬兼御史中丞董叔經之奏章而成者也碑序
元諒之功與史畧同惟李懷光之死史云爲大將
牛名俊所斬碑云自絞中間疑碑爲得其實或懷
光死後名俊斬之以爲功也張濛見舊史德宗本

紀貞元四年和重陽賜宴詩上品其優劣以劉太
真爲首而濛則與殷亮等在又次之列者

按新舊二書李懷光傳並言爲牛名俊所斬馬燧
傳二書亦同惟新書韓游瓌傳言懷光自縊死與
碑同

唐姜嫄公劉新廟碑 高郢撰 張誼行書 張瑄

篆額 貞元九年 文刻金薤琳琅

此張獻甫節度邠寧時所重建也碑無年月而有
云粵以貞元六年十一月九日作新廟于南郭焉

金石跋

卷六

二

又曰祠成三歲矣而銘記尚闕則當在貞元九年
也碑云貞元四年邠寧節度觀察使檢校刑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朗寧郡王張公獻甫戎醜是膺授
鉞而至獻甫封朗寧郡王是新舊二書之所未載
唐立武侯新廟記 撰人闕 元錫正書 貞元十
一年正月

碑云貞元三祀時乘盛秋左僕射馮翊嚴 闕 摠帥

文武將佐營軍沔陽嚴下闕一字而有武字之形
按嚴武以永泰元年卒至此已久且亦無直書姓

名之理也汚陽屬山南而貞元時爲節度者嚴震震于興元元年進位左僕射貞元元年陪際員丘必嚴震也嚴字下當爲公字時已漫漶而爲無知者妄刻作武字之形耳

唐嵩高戒壇記 陸長源撰 陸郢八分書并篆額

貞元十一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郢八分雖乏古意然方整刻削亦有可觀史稱長源以峻法繩驕兵因以致禍意其人當爲崛強自好之士而文殊靡靡不稱其爲人何耶

金石跋

卷六

唐澄城令鄭楚相得政碑 陳京撰 此據金石錄書之 鄭雲

遠行書 姜元素篆額 貞元十四年正月

金石文字記云公字叔敖鄭州滎陽人而不得其名今按碑雖剝泐而可識者尚多其前云詔諭銘記左馮翊澄城令鄭楚相功德于其理所之南門也則楚相卽其各惟其各楚相是以字叔敖也其後又云於是百姓孫士良等報闕誠明請命朝省而斯頌作焉蓋百姓請之而詔俞之也碑中叙其先世頗詳高祖元胄官闕曾祖慈力朝議大夫蔡

州刺史祖敬賓梓州通泉丞考瑰冀州南宮尉而
下叙楚相之釋褐及歷官德政多殘闕有曰甲擢
秀才第爲東觀秘書郎有曰授長安尉而至宰是
邑有曰枯闕由靈而並出鷲蟲抱義而大去有曰
訪善良之疾苦降服闕于鄉亭唐史既不人之循
吏傳而攷古者幸見斯碑又率意如此余恐後人
之不復見也故掇其大畧載之

唐會稽郡公徐浩碑

張式撰

徐現正書并篆額

貞元十五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續鈔

金石跋

卷六

四

碑雖漫漶殘闕尚可讀其記浩歷官較史爲詳然
文各有體亦未足以爲史病惟碑不書浩諡但曰
會稽公而新書諡曰定碑云黜朗州別駕而新舊
書並曰明州此恐皆史之誤碑撰文與書者各皆
闕按金石錄爲張式撰次子徐現書碑後有一行
云表姪前河南叅軍張平叔填諱當以現自書故
此金石之又一例也

唐劔州長史李廣業碑

鄭雲逵撰

行書無姓名

貞元廿年十一月

按史孝同曾孫國貞國貞父廣業趙子函以爲孝
同世次明滅史冊間得此碑而後顯不知神通子
孝同孝同子璉璉子廣業廣業子國貞國貞子錡
其世次已詳于宗室表故史于傳不復贅子函未
之檢爾昔劉知幾之論表厯以爲得之不爲益失
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
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不知宗室
宰執之親貴其世次間有事無可登名未可滅表
實簡而括焉知幾自負史識其爲此論誠過而要

金石跋

卷六

五

其言學者讀書之弊可謂決決痛暢矣碑缺廣業
卒年月日而立于貞元廿年蓋廣業孫錡追而立
之者又五年而錡以謀反伏誅矣

唐千福寺楚金禪師碑 沙門飛錫撰 吳通微正

書

貞元廿一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後有貞元十三年追謚號記按碑楚金卒于乾
元二年碑建于貞元廿一年蓋吳通微追書飛錫
之所撰而并附之者也碑之所載與多寶塔碑大
畧相同通微行楷其源亦出聖教但力弱耳

唐忠武軍監軍朱孝誠碑 蘓遇撰 曹鄴行書并

篆額 長慶元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觀邠國公功德銘幾以裴李滅蔡之功全推之梁
守謙今觀此碑又幾以光顏血戰之功盡委之朱
孝誠矣當時監軍冒功受賞史削不書可謂有識
然伯靖之降天德之城史皆有其事而亦無一語
及孝誠者非此碑之傳世其不復知有孝誠乎此
亦孝誠之幸也又按裴度往蔡視師悉請罷去諸
道宦官監軍此朱孝誠者何以得留忠武軍也豈
當時度請之而憲宗未盡從之耶故余之留心於
叙錄者非獨古物可愛亦以廣見聞也

金石跋

卷六

六

唐孟再榮記 行書 元和三年七月

其文曰大唐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七月辛巳朔十
二日壬辰清信弟子大盈庫染坊等使雲麾將軍
左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孟再榮建立蓋造像記也

唐左拾遺舒州刺史竇叔向碑 羊士諤撰 竇公

直正書

此據金石錄書之

元和三年十月

碑僅上截存字二百餘而高祖善衡字尚可識按世系表善衡乃叔向之曾祖而碑曰高祖當以碑爲正叔向羣之父易直之從叔也碑闕書者姓名據金石錄爲竇公直世系表無公直名亦恐爲易直之誤

唐立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撰 柳公權正書

元和四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柳公綽傳武元衡罷相鎮西蜀公綽與裴度俱爲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

金石跋

卷六

七

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此碑之立正其同在元衡幕下時也公權書名烜赫而不知公綽之書正復遒勁如是蓋時爲其弟所掩而正不必以此自表見耳

唐處士施昭墓誌銘 華闕 各 撰并正書 元和四年

五月 文刻金石續鈔

從弟杞舊同居近買得屋徙而居焉嘉慶四年五月余居憂杜門有來告者曰杞治圃得古碑余不之信少頃杞來問之果然蓋工人掘土築墻見石

而取之兩石相麗碎其上石而碑見又有甕餅銅鏡等項皆爲工所破惟瓦盂一頗完稍後見古壙遂掩之如舊不復掘余亟使人取碑來則唐施處士昭之墓誌銘也銘石如粉糜出土時爲無知者見字以手按視遂多模糊然猶可讀書碑及刻字者之名闕焉涇于唐爲僻邑其初有左難當以武顯後則汪遵許棠兩進士載于傳記萬巨汪倫以李白詩見萬晏以孝梅氏五娘以烈節此外不多見矣而區區一處士忽得傳其姓名于千百年之

金石跋

卷六

八

後可不謂厚幸歟于此嘆誌墓之功之不可忽也涇俗溺于風水多竭財以卜地而葬禮則畧而不講雖縉紳士大夫之家鮮有能誌其墓者豈知世遠年湮猝有不可知之事旣以傳其姓名而又藉以博仁人君子之用心而不忍廢其舊宅者有如此也哉銘曰瘞此南坡知今之城在唐城外之南也又曰日月其逝恐易山河雖銘辭套語然慮之遠矣

元和十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按史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叛孫公器請討之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後卒用兵至太和而後止今証以此碑則所使中人卽輔光也碑特虛張其功績耳碑又云太原軍帥李自良薨于鎮監軍使王定遠爲亂兵所殺公馳命安撫下車乃定按通鑑據實錄載定遠踰城而墜爲枯柘所傷而死舊唐書以爲定遠傷而未死有詔削奪長流崖州而皆不言爲亂兵所殺輔光宦者無傳而見于裴洎傳中云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洎劾其懦以李鄴代之蓋自良卒後軍帥爲李說而鄭儋代說嚴綬代儋鄴又代綬卽碑中所云前後三易節制軍府晏如者當時宦官倚權勢以陵軍帥而碑易惡爲美可謂有愧于辭故觀金石者寔事則當證之於碑虛譽則當考之于史也又楊惠琳劉闢之叛嚴綬遣李光顏助討賊想其時輔光自聯名上奏故碑亦以其功歸之

金石跋

卷六

九

唐柳共字 行書 元和十二年

碑首行存君刻二字下云闕城柳神闕守驅厲鬼

出七首福四民制九醜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後有
跋云天啟三年龔重得此於柳井中其文與龍城
錄所載有數字不同疑當以此爲是

唐平淮西碑殘字 正書

碑存字一百三十六乙巳之冬余得之于秦淮市
上古色燦然韓碑既仆段文昌改換之碑相傳爲
宋陳珣磨去仍刻韓文不知此爲原刻與抑卽陳
所刻者與問之收藏諸家則皆云未見也其亦足
以寶矣

卷六

十

唐邠國公梁守謙功德銘 楊承和撰并正書 陸

邳篆額 長慶二年十二月 文刻金薤琳琅

此宦者梁守謙寫經立經堂一所而令其副楊承
和銘而書之者也碑雖立于長慶二年而所叙則
元和十三年事憲宗英武而信任宦官遂階數世
之禍可勝慨哉文叙守謙之功有曰滅蔡之功十
有其七遂使裴李諸公無立腳處

唐西平郡王李晟碑 裴度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

額 大和三年四月 文刻金薤琳瑯

舊唐書所載西平厯官與碑多合惟先後小異而都元敬條其與新史不同者至四五百言趙子函又盡舉而載之于石墨鐫華蓋皆未嘗攷舊史也西平有大功于唐史自不容闕畧非若勲伐微小必藉碑以傳者晉公此文祇著大節自爲得體而不嫌于畧特西平先封合川郡王其卒也謚忠武此皆不可不載而碑亦畧之非也舊唐書載十五子侗侗偕無祿早世其下十二子與碑正同則史未嘗誤子函謂當從碑作十二子亦非也

金石錄

卷六

十一

唐醴泉縣白鹿鄉井谷村佛堂內新修功德碑 石
文素樸 徐良郇行書 大和三年十一月

其文有曰則有我比邑耆宿長幼士女等矻矻勤心孜孜不怠從元和初遞相謂曰各減毫分捨施共修功德預造橋梁者日來月往世事如流俄爾之間廿餘年按此一方人士好善之心久而不倦真可謂俗美風醇而惜其不學不知用以建義倉立義學卽所云預造橋梁者亦託之空言而此廿

餘年之勤施苦捨所修功德乃石燈臺講堂佛殿
石幢石和尚鐘樓等項而已

唐奉義郎吳達墓誌銘 寇同撰 正書無姓名

大和四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碑云累試洋王府長史憲宗子有洋王忻也其前
云文王封太伯于吳語未爲典

唐真空寺陁羅尼石幢紀 張模述并行書 大和

六年八月

余所得本下段殘闕書亦懷仁聖教之遺意

金石跋

卷六

十二

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萬齊融撰 范的行書并

篆額 大和七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本萬齊融文徐嶠之書以廢于盜大和七年明
州刺史于季友邀處士范的重書之而自爲後記
且附與的相酬贈二律於末按碑記寺田之興廢
其事本不足道齊融文殊雜沓瑣細的書雖源出
聖教而運筆亦覺草率所以錄之者欲以見當時
長吏之好賢其綢繆亡已有如是也阿殿之勢盛
而寒素却走謫媚之徒進而風雅道衰可慨也夫

舊唐書賀知章傳有賀朝萬齊融並文筆俊秀名揚上京而以賀朝萬爲一人齊融爲一人疑傳寫之誤而卽此撰文之人也于季友頤之子有惠政于明州見新書地理志而傳不載故又識之

唐義陽郡王苻璘碑 李宗閔撰 柳公權正書并

篆額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璘爲苻令竒之子附其父見唐書忠義傳此碑記事較史爲詳而與史畧同惟大父暉弟琳瑤子濟澈澤史皆不載其名而得見于此碑雖曾祖與一

金石跋

卷六

十三

子之名漫漶不可識而其存者不可謂不幸矣家暨潛通馬燧遺帶史所不書護兵還齊嚙臂爲別碑亦不著此其異焉者也碑又曰西蕃寇邊偏師擊解當是馬燧次石州之舉而使璘別將耳碑無年月金石文字記引金石錄云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撰宗閔大和七年爲此官今按史宗閔大和三年爲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傳云遷中書侍郎而未記其年表曰四年七年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八年至京復守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九年六月始貶明州此碑之立上
距璘卒蓋三十餘年而宗閔自大和四年至九年
前後兩爲中書侍郎亦未必定立于七年也

唐李德裕劔閣詩 八分書 無年月

大和四年德裕爲牛李所擠出爲劔南節度使此
詩當是其時所作也八分書板重而呆滯不稱其
豪邁俊爽之氣

唐安國寺寂照和上碑 段成式撰 僧无可正書

顧元篆額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金石跋

卷六

十四

成式自云腹笥三藏信乎其腹笥三藏矣顧士大
夫爲僧作誌銘而但取浮屠之說彙以成文其卑
卑者豈獨在文體耶成式之言多非余所知余亦
不必求其知也而僧无可書則勁健可喜亦當時
之善學柳書者

紀僧年而分俗歲僧臘本屬多事今此碑云僧年
七十六僧夏五十七尤爲異也

唐贈吏部尚書馮宿神道碑 王起撰 柳公權正
書并篆額 開成二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按舊書稱宿爲東陽人新書亦曰婺州東陽人而碑云冀州長樂人碑後半已缺其所記子孫不可知新書曰子圖大中時終戶部侍郎而此碑書宿之葬在開成二年五月又云旣葬其孫纍然泣血請文不言其子而言其孫何也

唐句容縣大泉寺新三門記 姚暮撰 沙門齊操行書 開成三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後劉宋開明二年有邑令顏繼祖捨宅移寺劉宋紀年無開明誤也吾涇水西有崇慶寺舊志

金石跋

卷六

十五

云南齊永平元年相國淳于棼捨宅建南齊有永明而無永平其事與此相類大抵釋氏之徒妄爲之說而不讀書之士從而文之訛以傳訛遂至於此

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 劉軻撰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四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唐僧元奘塔銘也舊唐書有元奘傳新書削之而見答秦王破陣樂事於西域傳可謂有識按舊史稱元奘翻譯凡成七十五部碑言七十四部史

言卒于顯慶六年年五十六碑言卒麟德元年年
六十九皆當以碑爲是佛自東漢入中國當時未
有聞焉晉氏東遷天下大亂羣雄割據南北遂分
乃得創其邪說鼓動一世此無怪爾唐太宗以英
武之姿致貞觀之治乃亦隨波逐靡留心梵教何
哉蓋由當時無臯夔稷契之臣致其君於堯舜三
代之上也碑曰主當文皇臣當蔡梁天下貞觀佛
氏以光嗚呼可勝歎哉

金石跋

卷六

十六

碑言趙公英中書令褚引入于殿內英字下當有
公字而碑脫之

唐基公塔銘

李宏慶撰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

四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按吏部李侍郎父碣文是基公卒時已有墓
碣今不可得而見矣碑序基公先世而去先考宗
松州都督伯父鄂國公國初有大勳力因知尉遲
敬德尚有弟宗魯曾官松州都督而史不爲附載非
此碑之傳宗其湮哉

唐大達法師元秘塔銘

裴休撰

柳公權正書并

篆額 會昌元年十二月 文刻金薤琳琅

其文有曰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瀝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其文可謂偉矣下乃續之曰詔和下闕二字緇屬迎眞骨於靈山開法場于秘殿爲人請福親奉香燈可以發一笑哉不有韓公一書靡靡者獨在文體耶其後云俗壽四十七僧臘五十八休又嘗撰圭峰傳法碑亦云俗歲六十二僧臘三十四今人記僧年之所祖也

唐陀羅尼石幢 沙門契元行書 會昌二年九月

金石跋 卷六

十七

楚金禪師碑有萬善寺上座契元楚金之表妹也寂照和上碑有門人契元駕說者也以時考之當是寂照之門人

唐杜順和尚行記 杜殷撰 董景仁行書 大中

六年 闕月

文有曰堯之苗裔則杜卽其姓也爲僧記而不去其姓又不曰俗姓緣姓此又一例文中叙師事甚竒而碑殘闕不可讀遂不得其始末最後有曰殷師之裔孫語尤竒

唐圭峰禪師傳法碑 裴休撰并正書 柳公權篆

額 大中九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裴公美身為宰相而佞佛太過後之韞釋氏書者至收之法嗣之列雖云借重可謂辱矣舊史稱公善為文長於書翰自成筆法今按此碑果然蓋歐陽通王紹宗之流亞也余少從舅氏程雲樓先生受句讀授此搨以學書不能好也輒棄去隨俗作字既乃以閩金石文之多稍識用筆心始悔焉而力不能及矣雲樓先生諱夢青字燕苻能文工書

金石跋

卷六

十八

尤善畫竹人得其尺楮寸縑者以為寶

唐韓昶自為墓誌銘

子闕各

正書并篆

大中九年

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昶棄其家學而學樊宗師又不能竟學而改從俗學以取進士誌中自叙如此宜其文之不能也然昶之歷官行事頗見於此可以補史氏之闕又昌黎集有苻讀書城南詩後之註者雖亦疑苻為昶之小字而紛紛取證不能一決今讀此誌云生苻之苻離小名曰苻為之釋然快也

唐霍夫人墓誌銘 周遇撰 正書無姓名 大中

十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唐之宦官有權位者則得娶婦而遇慄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夫宦豎之人虛以形勢威侮良家此後漢劉瑜周舉所爲頌言唐乃踵而不禁可爲寒心而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李中敏批曰開府階固宜蔭子謁者監何由得免一時以爲快也此霍夫人者寺伯劉某之妻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有內常侍有內謁者監內給事有謁者有典

金石跋

卷六

十九

引有寺伯寺人又有五局局有令有丞而以內侍爲之長劉某碑不著其名官祇寺伯度非有權要不過一平常宦者耳而亦得娶令族有子三試爲想其赫濯者其豪橫當更何如也碑文之昭也作文之韶按文選顏延年應詔作曲水詩注云晉文王諱昭改爲韶今以唐人而諱昭爲韶誤矣

唐魏公先廟碑 崔瑛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

無年月

碑前題云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

袋崔而闕其名其文中有他日使門吏左補闕鄭

愚闕璵滌慮虔闕又有璵聞命震悚卽走相君之

門固辭語按史崔璵傳稱大中七年權知戶部侍

郎進封博陵縣子食邑三百戶則按文者必崔璵

而金石錄以爲崔珣誤也相君者魏謩也碑云府

君諱彛按宰相世系表作憑必彛之誤也當以碑

爲是碑旣殘闕而余本又以剪裁失次不可讀故

無從與史細爲核對而畧其可知者如此

唐內侍劉遵禮墓誌銘

劉瞻撰

崔筠正書并篆

金石跋

卷六

二十

蓋

咸通九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瞻以學士負宰相之望而爲宦寺作誌乃云九原
與歸不亦過乎文稱遵禮爲劉行深之第五子按
舊唐書僖宗卽位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
文約居中執政並封國公乾符四年以開府行內
侍監致仕劉行深爲內侍省觀軍容守內侍監致
仕此碑立于咸通而已云致仕徐國公則封公不
待僖宗卽位之故而在咸通時亦嘗致仕矣

唐孔溫裕修孔子廟碑

賈防撰

正書無姓名

咸通十年九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先列賈防文次孔溫裕奏次中書牒勅孔廟多
漢碑故叙列畧倣其意可觀也書法有裴柳筆意
而無書者姓名溫裕孔巢父從子歿之子也舊書
巢父傳云從子歿歿新書曰歿歿蓋據孔岑
父碑正之舊書載傳云巢父兄岑父之子而新書
畧之以其世次已見于世系表也岑父碑今不可
見故余于此記之

唐王夫人墓銘 行書 乾符三年二月

金石跋

卷六

二一

其文曰夫人卽故玉冊官內奉供賜緋魚袋強瓊
之妻公先歿已十五年葬在醴泉本鄉也夫人年
七十七有子四人女二人乾符元年十二月廿三
日忽染膏盲之疾終羣賢里第三子一女先亡合
幼男女共二塋葬禮以三年二月廿四日卜于祁
村男側

按銘刻于陀羅尼經之後余所得其前半已失之
當是建石幢于塋側刻經而附銘也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字 正書 中和五年三月 刻

新書藩鎮盧龍列傳中和末李可舉約吐渾都督
赫連鐸鎮州王鎔連和乃遣票將李全忠率衆六
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
將赴之卽此事也新舊史皆言李全忠爲處存所
敗懼罪合餘衆反攻幽州可舉自燔死而此云幽
州請就和斷意全忠本蓄叛心密與處存克用通
和揚言戰敗出可舉之不意而襲之耳不然敗亡
之餘安能及此史殆不得其實也又舊唐書中和

金石跋

卷六

二二

三年制以檢校司空王處存檢校司徒同平章事
而此仍云易定司空何耶題字兩段前一段五年
二月廿一日來救時所題後一段三月十七日班
師時所題也

唐內樞密使吳承泌墓誌

裴庭裕撰

行書

闕各

董壞篆蓋

乾寧二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嗚呼唐宦者之禍烈矣至于昭宗乃欲得而甘心
焉然始斬復恭繼誅季述至緇郎外倚全忠構兵
數歲芟除快志而唐祚隨移社與狐而同夷蠹與

木而俱盡豈不哀哉此吳承泌者賜死於乾寧二年正月迹其本末蓋楊復光復恭之黨而始則見擠於田令孜繼則坐復恭之罪而見殺者也碑有曰傳檄諸道與王處存屯東渭橋則隨復光討賊事也有曰中和三年充許蔡通和慰諭使不克前征朝廷罪之則秦宗權攻許州時復光已死田令孜斥復恭而因以事并出承泌事也有曰聖上虔承大寶厯訪舊臣則復恭迎昭宗卽位因復承泌事也有曰乾寧二年正月薨于澠水稟君命也則

金石跋

卷六

二三

復恭以乾寧元年誅因賜承泌死事也有曰冬十一月一日許公昭雪則李克用爲復恭申雪詔復其官因并復承泌事也惟景福二年復恭已叛而承泌猶加秩增食意承泌未有顯惡或後而始發者也碑雖諱不言復恭黨然其大畧固厯厯可尋矣攷新舊書無承泌其人則承泌非有大權要亦非有大過惡然已至于封伯封侯食邑千戶則宦者積重之勢其可想也唐欲不亡豈可得哉

唐淨住寺釋迦文賢劫像銘 八分書 無年月

碑僅上截亡其年月與書撰人姓名其中有云河東裴行純胄啟膏腴姻連棣華又曰承顏靡託同氣無依蓋卽造像之人而爲其父母兄弟以資冥福者也

唐華嶽廟碑殘石 八分書 無年月

石近出土凡三段一有權僮文字一有權僮不敢忘也字或者遂疑一碑而分爲三其實非也二者雖皆分書而字形大小不等其用筆亦小異覽者自能辨之

金石跋

卷六

二四

唐王夫人墓誌銘 正書 無年月

碑凡九行行存七字八字六等題云王夫人墓誌銘而中有吳郡人也及長子珣等字人多附會以爲晉之短主簿然果爲短主簿母則碑題亦不當云王夫人也又有西北七里武邱山字避虎爲武惟唐人則然定之爲唐物亦聊以厭好古之心

唐柱國爾朱遠墓碣 程彥矩撰 正書 無年月

文叙其先世曰黃緣車服其叙遠又曰家藏鉅萬蓋世富而以入資得官者後又云以其年五月卒

于江陵府無競里而不得其年文既草率書又拙惡不足觀也以唐物存之

唐金剛經石闕 行書 無年月

碑僅下截不知何年所建其前有銘後有重修記下載佛弟子人名數十按云寶曆元年移于當曹南院仁利安置自後闕至開成二年五月故隴西李公友誠闕至會昌二年二月四日闕長李公重修則闕之建立尚在寶曆前或以爲幢而作會昌年者誤也重修記則會昌年刻耳

金石跋

卷六

二五

唐尊勝經呪 行書 無年月

書法精健絕倫凡六十餘行殘闕過半而前後似猶未全也唐建隨羅幃所在多有余之棄者多矣而惟書法稍佳者存之

唐錢本草 張說撰 樊厚行書無年月

文刻金石續鈔

昔沈補蘿先生諱署涇令與先祖雲翔公先叔祖

季重公相善也嘗以其所翻摹定武蘭亭及錢本

草見贈故余得而藏之然先生雖精于鈎勒而刻

手未精筆法小弱竊疑其僞後謁袁太史簡齋于

隨園適于案頭見之卽補蘿所翻之原本也墨光如鑑精神充足真數百年前物後有汪退谷諸人跋最後補蘿自跋以爲碑自順治間出土見筠廊偶筆此係未入土時所搨也然余訪之故家所藏實未見有第二本亦未見有出土後新搨本其前題云唐燕公張說文樊厚書則樊厚自非唐人當是宋元間人書燕公之所作耳錢本草之文不見于他書故附存之

吾兄殫數十年勤始刻金石文鈔繼刻續鈔於

金石跋

卷六

二六

此道可謂篤好而不遷矣然金薤琳琅所已刻者不復重刻蓋以力不足故又如嵩高諸闕昭陵陪葬諸碑以及殘碣斷石之偶存於世其文不可讀者未嘗不反覆詳盡攷之史冊證之他書以求其所以異此金石跋之作往往超軼前人而有所新得不彙而刻之恐不足以厭好古者之心而藝林將歎爲闕事故爲自夏迄唐比次其年月詳記其篆隸八分行草并書撰者之姓氏以便探古之士之觀覽焉嘉慶十五年四

月二十日弟繩祖謹跋

金石跋

卷六

二七



09132

